

开·卷·书·坊

我来晴好

范笑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卷·书·坊

我来晴好

范笑我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来晴好/范笑我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3. 6

(开卷书坊·第2辑)

ISBN 978-7-5326-3880-2

I. ①我… II. ①范…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996 号

丛书策划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刘小明
技术编辑 顾 晴

我来晴好

范笑我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市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插页 4 字数 144 000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880-2/I·177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9213456

开·卷·书·坊（已出）

开卷闲话六编·（子聪）
我的歌台文坛·（宋词）
纸醉书迷·（张国功）
书林物语·（沈津）
条畅小集·（严晓星）
书虫日记二集·（彭国梁）
劫后书忆·（躲斋）
寻我旧梦·（鯤西）

开·卷·书·坊（第二辑）

开卷闲话七编·（子聪）
旧书的底蕴·（韦泱）
听雪集·（许宏泉）
椿栢楼杂稿·（扬之水）
笔记·（沈胜衣）
邃谷序评·（来新夏）
我来晴好·（范笑我）
难忘王府井·（姜德明）
读书抽茧录·（桑农）
旧书陈香·（徐雁）
书虫日记三集·（彭国梁）
书虫日记四集·（彭国梁）

我来晴好

序

笑我在嘉兴市图书馆工作，曾经管过一家叫秀州书局的书店，出过《笑我贩书》两种，自印《笑我贩书》另外两种，还剩一种。经过“十二个春秋”，笑我调离岗位，专门收集地方文献。

一晃六年有余，笑我积累文字资料数百万，选出存稿十三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都与秀州书局有关，称之“秀州书局”；第二部分，为两个朋友的编年，时间跨度为最近八年，他们分别是作家章克标、学者王天松，称之“人物编年”；第三部分，为田野观察的记录，称之“我来晴好”。

“我来晴好”原是烟雨楼的一块匾额，清代人题写，未知名姓。自从明朝张岱“嘉兴人开口烟雨楼”一句，烟雨楼名震四方，来此登楼者，数不胜数。其中一位来此倚楼，观赏“烟雨”，恰逢天气“晴好”，写下“我来晴好”四字。

是为序。壬辰腊月。多晴楼主范笑我。

目录

001 序

一、秀州书局

003 一同在雨声里失眠

——采访宋清如先生札记

016 售书琐记

024 《煮药漫抄》后记

029 《笑我贩书》后记

039 鸳鸯湖上寻诗约

050 陪黄裳游嘉兴勺园遗址

056 忆施蛰存先生

063 《秀州风怀》后记

068 嘉兴人的烟雨楼

074	附：烟雨楼小事记
080	我所知道的吴藕汀先生
094	我的朋友张中行
102	我所接触的金性尧先生
109	《吴藕汀手书药窗词册页》序
113	《陆乐画展》前言

二、人物编年

119	章克标的最后岁月
143	著书人王天松

三、我来晴好

191	二〇〇六年·北京八道湾
193	二〇〇七年·安徽
205	二〇〇七年·嘉兴新塍
209	二〇〇七年·嘉兴新篁
214	二〇〇七年·平湖新埭

- 220 二〇〇七年·桐乡屠甸、海宁
路仲
- 226 二〇〇八年·南京
- 231 二〇〇八年·嘉兴余新、大
桥、步云
- 237 二〇〇八年·乍浦瓦山
- 241 二〇〇八年·乌镇西栅
- 245 二〇〇八年·湖州善琚
- 247 二〇〇八年·嘉兴栖真、马厩
- 250 二〇〇八年·嘉兴凤桥
- 256 二〇〇八年·海宁盐官
- 261 二〇〇八年·嘉兴胥山
- 264 二〇〇八年·桐乡濮院
- 270 二〇〇九年·海宁长安
- 278 二〇〇九年·余杭塘栖
- 283 二〇一〇年·江西南昌
- 285 二〇一〇年·上海枫泾

- 292 二〇一〇年·湖州菱湖
- 298 二〇一〇年·沈曾植墓、曝
书亭
- 305 二〇一一年·嘉善
- 313 二〇一一年·绍兴、杭州
- 322 二〇一一年·上海嘉定
- 325 二〇一一年·江苏盛泽
- 329 二〇一二年·嘉兴百花庄
- 336 二〇一二年·海盐沈荡
- 341 二〇一二年·平湖黄姑

一、秀州书局

一同在雨声里失眠

——采访宋清如先生札记

一

我是一九八九年秋天开始与宋先生接触交往的。有一天，一位朋友带我去拜访她，谈起朱生豪留存的数百封信，宋先生说：“那是我与生豪两个人的情愫，不准备发表。将来把它烧掉。”我听了之后觉得如果烧掉太可惜了。我想：“我一定要使这些信出版，至少要劝宋先生放弃这种想法。”自此以后，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看她一次。我每去一次，就把听到看到的记在日记里。

最近一段时间，我关注着社会上有关宋清如先生去世后的反响。我也抽出不少时间将八年来所记的有关与宋先生交谈的日记找出来重新温习，我仿佛仍坐在她的面前，看着她抽烟，用常熟嘉兴两



宋清如

地口音的普通话，向我讲述着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二

我，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三日出生在常熟栏杆桥日晖坝（现属张家港市）的一个地主家庭。上面有一个姐姐。父亲一心盼个儿子，结果仍是姑娘。父亲十分懊丧，连名字都不肯取。我有一个表姑妈，当时在北京读大学，她对我父亲说：我有一个同学叫清如，她就叫宋清如吧。

一九三二年九月，我考取之江大学。刚进校时，老师向我们介绍这所学校的情况。之江一共有三四百个师生。之江诗社有个才子叫朱生豪，他的诗写得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朱生豪的名字。加入之江诗社要先交一首诗。我写了一首“宝塔诗”。朱生豪仔细看了一遍，朝我笑笑。我觉得不好意思，低下了头。之后，生豪将自己的新诗寄给我看。我也写诗向他请教。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

步，在圆洞门附近看见生豪跟彭重熙也在散步。我们彼此当成陌路人，彭重熙突然把生豪往我身上一推。那时，生豪在之江诗社有个姓吴的女朋友，她长生豪六岁，对生豪很照顾。生豪写信告诉我：我与她只是诗友而已。之江大学教学楼前有个大花坛，种着许多玫瑰。我常在这附近，看见生豪一个人哼着《路斯玛丽亚》和《娜塔莎》两首歌。我则常常在没人看见的夜晚，到花坛去偷花，只偷一朵，不多偷。我写了几首诗分别投到施蛰存编的《现代》杂志，王平陵编的《文艺月刊》上发表。施蛰存曾写信鼓励我。生豪来信说：“老兄，我在杂志上看见你的诗。”

一九三三年的七月，由胡山源介绍，生豪进了上海的世界书局任职，参与编辑《英汉四用辞典》。这是他那以后写给我的信：因为昨夜我曾梦着你，梦得那么清楚而分明，虽然仍不免有些傻气。……后来我们并肩漫步着，我知道这个下午我要离你而去了，心头充满了惜别的情调，但我知道这是个宝贵而幸福的瞬间，我们好像一句话也不说，又好像

说了许多话，更没有别人在旁边。

一九三四年春，我写了一首诗寄给生豪。这首诗一共八句，我现在只记得前半首的四句：

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我是西风中飘
零的败叶/你悄悄的来又悄悄的去了/寂寞的
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不久，生豪用我的诗意填了首《蝶恋花》：

不道飘零成久别/卿似秋风，侬似萧萧叶/
叶落寒阶生暗泣/秋风一去无消息/倘有悲秋
寒蛭蝶/飞到天涯，为向那人说/别泪倘随归思
绝/他乡梦好休相忆/

我的诗后来竟成了我与生豪两个人一生的写照。

一九三五年的上半年，生豪已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写信告诉我，说他把译著作为献给我的礼物。我当时很激动，也觉得很幸福。我寄去一首《迪娜的忆念》。生豪当即谱成歌曲：“落在梧桐叶上的/是轻轻的秋梦吧/落在迪娜心上的/是迢迢的怀念吧/四月是初恋的天/九月是相思的天/继着蔷薇凋